# 讓人落淚的「死字旗」

汪金友

如是我見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重新布展的「偉大勝利、歷史貢獻——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周年主題展覽」，七月八日正式面向公衆開放。其中有一面當年川軍出川抗戰，父親送兒子上戰場的「死字旗」，令很多參觀者都爲之落淚。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以後，開始了全民族的抗日戰爭。當時的各路川軍，組織了兩個集團軍參與抗日。每位川軍將士，都抱着必死的決心出征，臨行前會爲家中留下一封書信，也就是遺書。

在這支即將出征的隊伍中，有一個叫王建堂的戰士。本來，他是四川省安縣曲山鎮的小學教師，但看到山河破碎，生靈塗炭，半壁江山即將淪陷，按捺不住心中的悲憤，主動請纓，殺敵報國。

就在部隊集結、將要出征的時候，王建堂收到了父親王者成送來的一個包裹。打開一看，是一塊五尺白布做的大旗，旗的正中，寫着一個斗大而蒼勁有力的「死」字。「死」字的左右兩側，各寫着幾行小字。右邊是：「我不願你在我近前盡孝；只願你在民族分上盡忠。」左邊是：「國難當頭，日寇猙獰。國家興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過年齡。幸吾有子，自覺請纓。賜旗一面，時刻隨身。傷時拭血，死後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普天之下，哪個父母願意自己的兒子前去送死？而這位父親做到了。一個白髮蒼蒼的老人，好不容易把兒子培養成人，而且讀書識字，當上了教書先生。有了穩定的收入，也可以爲父母養老送終。但到大敵當前、國難當頭的時候，這位父親毅然決然，送子出征。當他揮筆寫下「死」字和「傷時拭血，死時裹屍」的句子時，該是何等的胸懷、氣度、慘痛和悲壯！

相傳當年岳飛出征的時候，他的母親在其背上刺上了「精忠報國」四個字，以期兒子日後能夠竭盡忠誠。此後的十餘年間，岳飛率領岳家軍同金軍進行了大小數百次戰鬥，所向披靡，位至將相。爲此前些年有人寫了一首《精忠報國》的歌曲，其中唱到：「狼煙起，江山北望，心似黃河水茫茫；何惜百死報家國，我願守土復開疆。」

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每一次外敵入侵的時候，都會湧現出成千上萬個父送子、妻送郎、兄弟爭相上戰場的感人故事。在中國抗日戰爭紀念館的展廳裡，有一尊普通婦人的半身雕像。她叫鄧玉芬，是北京密雲縣人。抗日戰爭時期，這個偉大的母親，把自己的丈夫和五個兒女，先後送上前線，並全部戰死沙場。

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到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日本簽字投降，中國的抗戰長達十四年。這也是二戰中起始最早，持續時間最長，條件最艱苦，付出的犧牲最慘重的戰爭。作爲抗日戰爭的「亞洲主戰場」，中國人民付出了傷亡三千五百萬人的巨大犧牲。沒有中國，二戰的歷史將會改寫。

所幸的是，當年出川抗戰的王建堂，雖然四次負傷，但卻保住了性命。他先後參加了武漢會戰、常德會戰、長沙會戰等大小數十次戰役，由於作戰勇猛，先後兩次獲得戰區長官部授予的甲級勳章。抗戰勝利後，他回到了川北的家鄉，直至一九九二年病逝。而當年和他一起請纓抗日的同鄉，絕大多數都戰死沙場。

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七十周年，一想起當年的戰火硝煙，仍然讓人義憤塡膺，熱血沸騰。現在我們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維護二戰的勝利成果。二戰的勝利是正義戰勝邪惡、光明戰勝黑暗、進步戰勝反動的偉大勝利。誰也不可否認，這是一場侵略和反侵略的戰爭。就像《我是一個兵》所唱，以後「誰敢發動戰爭，堅決打它不留情」！

# 井蓋

流沙

人生在線

鄉下老屋前挖了一口井，井挖好那天，口子是露天的。箍井工對父親說：「井水是人吃的，這地方人來人往，怕有個閃失，你最好把井口蓋住。」

父親說：「對，是應該蓋住。」父親拿來一塊木板蓋上了。第二天，姐夫過來看到那口井，說：「井口怎能只用塊木板呢，得用水泥板，讓人抬不起才行，這樣才安全。」父親說：「對，是應該讓人抬不起才好。」

三天後，水泥板澆好了，蓋在井口上，壓得嚴嚴實實的。

有個木匠幫在我家做工，他提醒說：「這樣的水泥板別人一扳就可以起來，得換一塊鐵的，最好用鎖把它鎖住。」

父親聽了，說：「對對，力氣大的人一扳就可以起來。」

父親於是到鐵匠鋪定製了一塊很沉的鐵製井口蓋，並且在上面加了一把鎖。我回老家，父親問我：「你看，現在這井口封得滴水不漏，終於安全了！」我看着如此嚴密和周到的封井設施，感慨萬千。小時候，全村人全靠一口井打水，那水清澈而甘甜，井邊也人來人往，但從來沒有人會提醒，給井加個蓋。

父親大費周章給井加蓋，有一種想說但又無奈的感覺。

# 一說哈佛

段懷清

域外漫筆

其實我原本不準備寫這篇文章，原因很簡單，有更多人比我更有資格寫這類文章，譬如「哈佛女孩×××」之類在哈佛「爲國人爭光揚眉者」。我不是哈佛學生，只是一位到此掛單雲遊的訪學一年者而已。不過，中國素有「不識廬山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這種哲人慧語，亦有「旁觀者清」之類的生活經驗總結，想到這些，心中亦就釋然，覺得說說寫寫這類話題亦無大妨。

之所以想說點與哈佛相關的話題，原因亦很簡單，一是心中有話想說，二是聽到別人說過關於哈佛的話、看到別人寫過關於哈佛的文章，見賢思齊也罷，心生說話欲也罷，總之是想說想寫。

我不知道別人是怎麼樣的，從我來哈佛第一天起，我就是哈佛校報《哈佛紅》的比較忠實的讀者——除了外出或手邊事雜的時候，每期《哈佛紅》我差不多都看。哈佛校報如果評選最佳讀者，我覺得自己或可毛遂自薦一下。至於評不評得上，那自然是另一個話題。《哈佛紅》是了解哈佛每天所發生的大事的一個重要窗口或平台，何況這個窗口已經開啓了兩個多世紀。事實上，哈佛校報也是了解哈佛三個多世紀歷史的絕好文獻資源庫。這也是我覺得自己多少有點資格說一說哈佛的第一個理由。

我來哈佛之後，曾「廣泛地」使用過哈佛圖書館系統的多家圖書館，甚至還使用過法學院圖書館、瑞德克里夫圖書館。魏德拿圖書館、燕京圖書館、拉蒙特圖書館和神學院圖書館更是我常進常出的圖書館——因爲哈佛圖書館系統提供給每一位持有哈佛校園卡者的福利，我辦公室裡的書架上一直保持着三百多部從各個不同圖書館借來的圖書。對於哈佛之所以爲哈佛，我覺得自己有切身體會。哈佛圖書館素有全球大學中最大且最高標準的學術圖書館之美名，我使用這一系統時間長達一年，對於哈佛的世界之最，也算有「肌膚之親」。更何況在今年五、六月份，我曾連續多個星期，天天在燕京圖書館善本書庫「閉關」，這種「緣分」，大概也不是每一個來哈佛的人都會有的吧。

哈佛是所高等教育機構，而不只是一個學術研究機構，所以參加這裡的各種課堂教學或學術報告活動，自然也是體驗哈佛之所以爲哈佛的重要渠道。我曾經旁聽過哈佛東亞系、英文系幾位教授的課（堅持了一個學期），旁聽過數十場各種學科、話題的學術討論，並且自己也在幾個不同學術活動中開過口、發過言，也算是對哈佛的學術之水深有了點「以蠡測海」之後的震撼與敬畏。所以想來說點寫點還不至於信口開河、不知深淺。

我在哈佛科學中心完整地觀看過哈佛二〇一四、二〇一五兩屆畢業生的畢業盛典，自認爲觀看之時極爲專注，不僅對每一位發言人的發言極爲專注，甚至對於整個典禮的程序、內容安排、會場持續的維持方式乃至整個畢業典禮前期的準備、布置以及結束之後的退場、收場、清場等，亦都有所留心。哈佛每年一度的畢業典禮，絕對是全面觀察這所龐大而高端的學術教育及研究機構的好機會，也是考察哈佛如何組織、如何管理和如何自我延續與完善提升的好場合。「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晚清中西接觸之際，中土文士大夫，每每以自己爲禮儀之邦自居。如今禮失而觀諸異域，看看別人的禮儀規範，與我多少也有些啓示吧。這也算是理由之一吧。

我的辦公室窗口，朝向哈佛神學院圖書館。不知道什麼原因，這扇窗口總容易引發我的一些冥思默想。思想的內容也不一定，甚至於「心鶩八極、神遊萬仞」一類亦曾有過。這種出竅神遊之後的回歸，亦會生發出一些觀照處所之地的新眼光或新體驗。

於是乎，就決定說一說哈佛。

# 招得香從筆硯來

陳福康

文史叢譚

上海圖書館和上海博物館，各自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現寶」或「獻寶」，推出一個館藏特展。這已經成爲滬上的一大文化景觀。這眞是一種良性競爭，使我們讀書人和傳統文化愛好者大飽眼福，成爲吾輩非常解饞的饕餮之宴。近時，七月十七日至十月七日，上海博物館就有「惟硯作田——上海博物館藏硯精粹展」，展示該館珍藏的近百件歷代古硯。作爲中國最重要的收藏古硯的專門單位之一，上海博物館所藏古硯尤以明清文人題銘硯、著錄硯爲特色。

這使我想起了宋元之際著名愛國詩人、書畫家鄭思肖所南先生的一方題銘硯、著錄硯，現今知道的人不多，或可作爲談助。而這方硯台的題銘者不是一般的文人，竟是乾隆皇帝，著錄於乾隆「欽定」的於敏中主編的《西清硯譜》（該書收入《四庫全書》）。在該書卷九《石之屬》中有《宋鄭思肖端石硯說》，最後錄有乾隆於一七七八年「御製」的《題宋鄭思肖端石硯》詩：

硯高四寸五分，寬二寸七分，厚一寸二分，宋老坑，端石也。硯面平直，墨池作一字式，墨光可鑒。上方微泐，通體俱有剝落痕。左側鐫「所南文房」四字，隸書；下有「鄭思肖印」四字方印一，右跗天然微側，左跗亦有刓缺，覆手內鐫御題詩一首，楷書，鈐寶二，曰「會心不遠」，曰「德充符」。考趙昱《南宋雜事詩》引《遺民錄》稱：宋鄭思肖，號所南，福州人，爲太學上舍，應宏詞科。元兵南下，扣閽上疏，辭切直，忤當路，不報。宋亡後，坐卧不北向，精墨蘭，自更祚爲蘭不着土。是硯當是其所嘗用也。匣蓋鐫御題詩，與硯同，隸書，鈐寶二亦同。御製《題宋鄭思肖端石硯》：

坐惟南向此龍賓，介石千秋尚有神。

博學宏詞世恆有，罕然叩闕上書人。

**乾隆戊戌御題。**

乾隆詩中的「坐惟南向」，就是《宋遺民錄》中所述「宋亡後，坐卧不北向」。這表現了鄭思肖堅貞的民族氣節。「龍賓」則是神話中的墨精。「罕然」是高大的意思。乾隆的這首詩還是歌頌和崇敬鄭思肖的。這方端石硯不知何時流入皇宮，未知他書記載，也未見乾隆以前和以外的人題詠過。據我所知，一九三四年北平《故宮周刊》第四〇七期曾以《宋鄭思肖端石硯》爲題刊出過上引文字和照片。該硯現存於台灣的故宮博物院，在互聯網上也能看到其照片；那個匣蓋則在網上未見，不知尚存台灣故宮博物院否？

值得一提的是，鄭所南用過的硯台，曾經留存於世的還肯定不止一方。

在清乾嘉時浙江海寧詩人、藏書家吳騫（一七三三至一八一三）的《拜經樓詩草》殘稿本中，我看到有作於嘉慶辛未（一八一一）的《上元前二日，招同半圭、簡莊小集富春軒，即席》詩四首，其三曰：「密坐藏鉤興欲酣，爭搜遺事續傳柑。最憐炙研寒窗下，高節摩挲鄭所南。」其自註曰：「時簡莊攜鄭所南沉泥竹節研見示，極古雅。」（陳按，此詩未見於編年體《拜經樓詩集》刊本。）舊時「研」「硯」通用。詩中所謂「藏鉤」，爲宮內一種遊戲；「傳柑」則用宋時上元夜朝廷貴戚以黃柑遺宮人典故。這些都是爲了反襯寒窗文士鄭思肖的「高節」。詩中寫到的簡莊，即乾嘉時海寧詩人、藏書家陳鱣（一七五三至一八一七）。陳鱣所藏的這方鐫有竹節圖紋的澄泥硯，當然肯定不是乾隆宮中的那方端石硯，今不知是否尚存世。

我又曾看到嘉道時詩人夏寶晉（一七九〇至一八五九）的《冬生草堂詩錄》卷四有《野雲山人除夕祭硯歌》，記「闕下布衣朱野雲」即當時詩人、畫家朱鶴年（一七六〇至一八三四）珍藏有三方寶硯。夏氏詩註云：「藏鄭所南、葉台山、趙凡夫硯，翁覃溪先生爲作《三硯齋記》。」查翁方綱《復初齋詩集》，卷六十正有《朱野雲祭研圖二首》和《三硯齋歌爲朱野雲作》，翁氏自註云朱鶴年「屬題三研齋扁」。此外，在阮元《揅經室集》四集詩卷十《題柳徑停雲圖卷子，三迭萬柳堂詩韻》的詩註中，亦見「山人三硯齋，覃溪先生書扁」的記載。而翁氏《三硯齋記》則見於《復初齋文集》卷六：

野雲朱君蓄三古硯於櫝，予爲銘曰「一即三，三即一」，是果用《維摩詰經》語耶？坡公曰：「吾兩手，其一解寫字，而有三硯，何以多爲？」客曰：「再購以備損壞。」坡公曰：「眞硯不損也。」朱君此三硯，則趙凡夫，有自篆銘矣；葉台山硯，有芝岳銘；鄭所南硯，四周宋鐫曲水流觴圖，圖兩側有銘，背有所南臨禊帖，歲久磨失，屬予縮臨玉枕本以補之。是則依然三君子之精神留寄此銘矣。而朱君以十指作煙雲，驅萬象，此三硯者皆相從而融液出之，淋漓元氣，即硯即人也。故曰「眞硯不損也」。此則所謂「一即三，三即一」之說也。是日，野雲持櫝來，舉似吾齋坡像前，拈瓣香，相視而笑，遂書此以爲記。

雜覽所及，又見繆荃孫《雲自在龕隨筆》（其子所抄本）卷六更記錄了翁氏所作《朱野雲三硯櫝銘》：「鄭所南、葉台山、趙凡夫，同硯田。一即三，三即一。萬煙巒，從此出。丁卯春，縮蘭亭。野雲櫝，覃溪銘。」可知翁銘當作於一八〇七年春（而這篇銘文竟失收於《復初齋集》）。另外，我還在阮元的《揅經室集》四集詩卷八，見有《題朱野雲處士鶴年祭研圖》詩（二首）；在陳用光的《太乙舟詩集》卷四，見有《題朱野雲祭硯圖》詩；在斌良的《抱沖齋詩集》卷十二，見有《朱野雲畫叟祭硯圖，陳荔峰閣學索題》詩；在王懿榮的《王文敏公遺集》卷五，見有《朱野雲祭硯圖卷，爲徐年丈筱雲侍郎題》詩；等等。可知朱氏藏此三硯在當時非常有名氣。其中的「四周宋鐫曲水流觴圖，圖兩側有銘，背有所南臨禊帖」的鄭硯，也肯定不是乾隆所題那方。如今亦不知尚存世否！

所南翁有自題墨蘭句：「招得香從筆硯來。」他老人家用過的硯台，如果保存至今，那就絕對是珍貴文物了！

**靜謐**　（攝影）楊芳菲

# 戎裝冰心

陸琴華

人與事

冰心的父親叫謝葆璋，在北洋艦隊任職。一次，冰心一覺醒來，父親不見了，原來父親謝葆璋騎着一匹白色駿馬出去了。當時家裡通往外面的路一開始是平坦的，可是冰心走出家門，追趕父親一段路後，路就開始蜿蜒曲折了，因爲那是一條通往山岡的路。冰心的父親就在山岡後的一塊大平野上揚鞭騎馬，來回奔騰。父親發現冰心就駐足而望。待冰心跑到父親面前，冰心小臉通紅，氣喘吁吁，對騎在馬背上的父親說：「我也上去。」冰心看到父親騎馬馳騁的颯爽英姿，不由得怦然心動。那時冰心還不滿十歲，冰心的話一落口，父親就抱着冰心到馬背上。待冰心在馬背上坐穩了，冰心並沒有立即揚鞭馳騁，而是由一個傭人在前面牽着繮繩一步一步朝前走。冰心覺得不過癮，對那個傭人說：「你放了手，讓我自己跑幾周。」傭人見她年紀幼小，沒有答應，仍是慢慢騰騰朝前走。對此冰心不免有些失望，對父親說：「我再學騎十年的馬，就可以從軍去了，像父親一般，做勇敢的軍人。」那時，也就是一九〇三年，謝葆璋被晚清政府任命海軍訓練營營長，同時負責籌辦海軍學校，冰心就隨着父親謝葆璋來到了煙台。

其實，冰心的父親老早就讓冰心穿戎裝，已經把小小的冰心當做一名軍人來加以訓練了，教冰心打槍、騎馬和划船等。還在冰心出生後的第七個月的時候，即一九〇一年五月的時候，冰心就離開福州到了上海。而那個時候的父親謝葆璋是海圻號巡洋艦的副艦長。當時巡洋艦帶有「海」號的艦共有四艘，而這艘巡洋艦冰心都隨着父親上去過了。父親謝葆璋有枝毛瑟槍，冰心沒事時就會上前摸着玩，漸漸的也就知道了毛瑟槍的機關，甚至會使用毛瑟槍了。父親在海上給大炮裝炮彈，冰心看在眼裡，記在心上，學着父親的樣子也會把很大的炮彈一下一下裝進炮筒裡。至於軍隊裡集訓上操時擊的鼓，她也會。軍隊裡集訓上操時的哨子，她也會吹。有一次，冰心穿一身黑色的帶金線的戎裝跟着父親參加了一個軍人娛樂宴會，人們見到一身戎裝的冰心眼睛一亮，無不嘖嘖稱讚：「好英武的一個小軍人！」是的，當小小年紀的冰心身着戎裝，佩着一把短短的軍刀，騎在父親那匹白馬上，在平野上，甚至在海岸邊緩緩行進的時候，冰心心裡就會湧起一種壯美的快感。這時的冰心就情不自禁，說：「當探海的電燈射在浩浩無邊的大海上，發出一片一片的寒光，燈影下，旗影下，兩排兒沉豪英毅的軍官，在劍佩鏘鏘的聲裡，整齊嚴肅的一同舉起杯來，祝中國萬歲的時候，這光景，是怎樣的使人湧出慷慨的快樂的眼淚呢？」那個時候說冰心是一個很矯健的小軍人一點兒不爲過。

也許那個時候，像父親那樣成爲一名軍人就是小小冰心的夢想吧。十年河東轉河西，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很快，也就是在冰心十一歲時，即一九一一年，她由煙台回到了家鄉福建長樂。當她來到姊妹中間，軍人的夢想漸漸被現實擊碎。她只能和其他女孩子一樣，「在衆人中間坐着，是要說些很細膩很溫柔的話的；眼淚是時常要落下來的。」

# 曾子之死

嚴陽

文化經緯

曾子的死跟一張竹蓆有關。雖然不能簡單地說，曾子的死是這張蓆子直接造成的，但是這張蓆子無疑加速了他的死亡。

事情是這樣的：曾子病重在床，他的學生樂正子和他的兩個兒子曾元、曾申陪侍於床側。一個童僕坐在一角手中持着燭火。突然間，這童僕發現了新大陸：曾子身下的竹蓆如此光滑、漂亮，一定是大夫之人用的！樂正子立刻對童僕予以制止：不要聲張！可惜已經晚了。曾子聽到了這句話，並告訴他：這張竹蓆是在魯國執掌大權的大夫季孫賞賜給他的，因爲生病行動不便所以一直沒有換掉。隨後他讓兒子曾元扶他起來，換掉蓆子。曾元則表示，你的病情相當嚴重，不宜移動，等到天亮的時候，再換蓆子也不遲。但曾子執意讓他換掉。無可奈何之下，幾個人只得扶他起來換掉蓆子。結果，回到床上還沒有睡好，曾子就死去了。

這件事，記載在《禮記·檀弓上》中。曾子在向曾元解釋他爲什麼一定要換掉蓆子的理由時是這樣的說的：「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這番話的大意是：你愛我不如他（童僕）。君子按照一定的道德標準去愛護人，小人以無原則的遷就愛人。我還有什麼苛求啊？我能符合正道而死去，也就足夠了。

我們都知道，曾子是孔子的學生，並且勤奮好學頗得孔子眞傳，是儒家思想忠實的繼承者和傳播者。而儒家主張以「禮樂」治國。「禮」是什麼？你當然可以說他是規範人的行爲的一種制度安排，但換一個角度來說，「禮」同時還是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等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維繫物。因此，曾子得知自己睡的竹蓆本是大夫之人方才可以使用與享受的「華而皖」（漂亮而光滑）的蓆子時候，誠恐誠慌，是可以理解的。因爲這樣的做法，無疑違背了禮制，是越位之舉，也是可能帶來十分惡劣的影響、給儒家的形象抹黑的。所以，他堅持一定要換掉——哪怕因此而死掉。

儒家與曾子爲什麼這樣重視「禮樂」，也可以說是透過「禮樂」顯示出來的等級與秩序？這與儒家努力維護現存秩序的良苦用心有關。爲什麼要努力維護現存秩序？只有這樣，天下才不致大亂。而一旦天下大亂，最受害的無疑還是芸芸衆生、小小老百姓。發生在「禮崩樂壞」的春秋戰國時期，各國之間頻繁的戰爭以及爲謀取國君之位而在父子、兄弟、君臣之間的謀殺還少嗎？曠野中堆砌的白骨還不夠多嗎？因此，一定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儒家重視「禮樂」強調「等級」，其初衷未必就是爲了維護統治者的利益，而是基於現實的無可奈何的次優選擇。當然，這樣的選擇在今天的我們看來，並不能正眞正、徹底解決「秩序」問題：在「台上」的固然對這樣的做法滿意了，可對在台下的希望自己也能有出頭之日的人來說，顯然是無法滿意的。因爲你沒有他們提供公平競爭的機會。

對於曾子來說，努力踐行儒家的思想，讓天下更多的人接受這一思想，「犧牲我一個」並無多少遺憾；反之，如果因爲一張竹蓆而讓人們對儒家產生「言行不一」的懷疑，或許才是他更大的遺憾。另一方面從季孫將大夫使用的級別的竹蓆賞賜給他，也可以讓我們看到，在那個時代，等級觀念固然存在，但顯然遠遠沒有後世那麼嚴重：假如在季孫們的認識裡，這樣的竹蓆只有大夫之人才能使用，那麼，季孫就不該將這竹蓆賞賜給曾子了——賞賜給他的目的，不就應該是給他「用」的嗎？而正是一代代的不斷強化，才讓等級觀念在這之後的兩千多年中如此這般深入人心，以致讓不同等級人之間產生了鴻溝。

另一方面，在童僕對這張蓆子的漂亮和光滑發出驚嘆之前，曾子就已經睡在這張蓆子上了，而且是可能知道這蓆子是季孫賞賜的大夫之蓆的。這之前爲什麼沒有換蓆？因爲沒有人發現，沒有人指出。而一旦童僕指出，假如再不予以更換，那麼，就有可能產生巨大的負面的影響。所以，曾子即便是拚了老命，也要把它換掉。因此，曾子之死，嚴格說來，不是死於蓆子，而是死於一種執著——對儒家思想的執著的維護。他的做法，你可以說有些迂腐和刻板，但至少這種保持言行的一致性的個性，還是值得稱道的。